

# 表妹万福

BIAOMEI  
WANFU

中册

惟愿此刻，蓬菜不老，伴君共济。

蓬莱客
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biao  
mei  
wan  
fu

表  
妹  
万  
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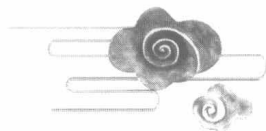
中册

蓬萊客

PENGLAIKE  
WORKS

卷  
五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## 第九章 大婚

隔日，在老太太的千叮万嘱之下，嘉芙在母亲孟氏和张大的陪同下，随了巡抚高怀远，踏上入京的道路。

将泉州再次抛在身后的时候，嘉芙知道，过去一年那如同偷来的平静生活，从此大约将会离她远去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而这一天，距离裴右安上一次离开，已经过去一年零二十三天。

高怀远为能在新皇登基大典之前抵达京城，一路赶得就跟火烧屁股似的，终于在这日傍晚到了。

离登基大典还有三天，他换上官服，气都没来得及喘匀，也等不及明日了，立刻就去礼部回报甄家之事。嘉芙则随母亲到了家中。

上次议亲不成离开京城之前，甄家置的房子里，留了一对老仆夫妇看守，这一年

多来，老夫妇将房子打理得很好。云中王打进京城，乱着的那几天，老夫妇紧紧闭门关户，没半点损失，后来乱完了，起先他们也一直不敢开门，直到最近这几天，听人到处说换了皇帝，京中除了夜间宵禁之外，白天依旧熙熙攘攘，看着和从前没什么两样，才松了口气。没想到今天就来了主人，夫妇二人欢欢喜喜，迎接进来，一番安置，天便黑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宫里来了人，领头的是个嫩脸太监，嘉芙认得他，这太监名叫崔银水，是大太监李元贵的干儿子，人很是能干，对李元贵和萧列忠心耿耿。梦中萧列做皇帝的那些年里，他在宫中曾红极一时，但后来，萧列不到五十的年纪就得急病死去，李元贵为主殉葬后，当了皇帝的萧胤棠对这个太监似乎很是痛恨，没多久就寻了个由头，将他也活活打死了。

如今的崔银水，刚刚跟着干爹踏入皇宫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又怎会知道自己日后的命运。此刻他笑容满面，命跟来的小太监抬上赏赐后，对着下跪的孟氏和嘉芙读了一道圣旨，道甄家女儿如何如何好，有古时班姬谢庭之风，等世子被封为太子，将她立为侧妃，再勉励了一番，最后让她暂时留在京中，等待后续受册。

孟氏心里早就认定裴右安是女婿了，也只想把女儿嫁给他。这一路过来，她虽忧心忡忡，但一直还抱着点希望，盼着皇帝是要将女儿指给裴右安的，没想到一早就听到这样的消息，顿时定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崔银水以为她是欢喜蒙了，笑吟吟道：“孟氏，还不领着你女儿接旨谢恩？贵府很快就要出贵人了，可喜可贺。”

孟氏说不出话，看向女儿。

嘉芙道：“多谢崔公公，劳烦崔公公，可否代民女传话，民女自知资质鄙陋，何敢玷辱皇家，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”

崔银水一愣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这可是天大的恩赐。你竟不愿？”

嘉芙道：“崔公公，非我不愿，而是无功不敢受禄，何况还是这般天大的恩赐。民女斗胆，恳请公公告知，民女何德何能，能得今上如此厚恩？”

崔银水觑了她一眼。

新皇百忙之中，为什么还要下这么一道圣旨，崔银水自然有数。想来就是世子相

中了这个甄家女儿，辗转求到新皇面前而已。他来之时还有些好奇，也不知会是何等美人，能令世子如此费心。方才一见，果然是黛眉绿鬓，瑰姿花颜，般般入画，百般难描，心里越发确定自己的推断。

但这话他不好说出来。听这甄家女儿的口吻，居然不愿？也不知是她真无求还是假推托，他一时吃不准，便沉下脸道：“甄小娘子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若不接，便是抗旨，你想清楚了？”

孟氏心下一阵乱跳，待要阻拦嘉芙，却见她叩头：“民女怎敢抗旨。方才也说了，只是自知粗鄙，万万当不起皇家如此恩泽，故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”

崔银水错愕，想了下，道：“罢了。这样的事儿，我还是头回见。你既执意，我且回去传个话，看你自己……”

他本想说“看你自己造化”，又吞了回去，连茶水也不喝，转身领了人便出门。

太监们一走，孟氏立刻领着嘉芙进屋，关上了门。

“阿芙，你别怕！上回长公子来的时候，曾给了你祖母一块玉佩，说是他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，他留给你祖母做了信物。这趟出门前，你祖母将玉佩给了我，说要是用不上了，就叫我寻个机会还给长公子。如今他人虽不知在哪里，但有了这信物，娘这就去找裴老夫人，请裴老夫人出面，说不定能挡住这事。”

孟氏心慌意乱，也未细想，转身便要出门，被嘉芙拦住了。

“娘，当日长公子也只是口头说说而已，如今过去这么久，指不定人家早改了主意。这事不要牵扯裴家。我也没怕，话都说了，再看吧。我不过是不愿嫁他儿子而已，难不成他会要了我的脑袋？”

孟氏望着女儿，见她神色平静，愣住了，当夜心事重重，辗转无眠。

第二天，宫里又来了人，这回除了昨天来的那个崔银水，还有一个中年太监，面相和善。孟氏听得他是今上跟前的大太监，姓李，急忙恭敬见礼。见他态度颇为和气，似乎并不是来找碴的，孟氏才稍稍定下神。

李元贵让孟氏叫来嘉芙，屏退了人，只剩她一个，打量了她片刻。

“我干儿子把你的事都跟我讲了，我怕你不懂事，先没禀上去，自己过来问问你。你是怎么回事？如此胆大包天！这样的好事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！你竟敢悖逆？”

他的语气不轻也不重，辨不出喜怒。

嘉芙知道萧列跟前的这个大太监性情算是正直的，并非佞恶之人，定了定神，道：“多谢李公公的体恤，民女万分感激。皇上圣旨之中，半句没提为何要赐下如此一个天大的恩待。民女自己想来想去，想起一件事。从前有一回，泉州来了朝廷密卫，封锁全城，到处抓人，我家闯入一个贵人，最后我被那人带上马车，掩护他出了城。当时情况凶险万分，我至今想起，依然历历在目。民女斗胆，猜测当日那位贵人，或许就是如今的世子。”

李元贵不语。

嘉芙朝他跪了下去：“李公公，先前皇上锄奸之时，我在泉州也有听闻，说皇上大军沿途所过，对百姓秋毫无犯、爱民如子，天下人人称颂，民女极是敬仰。民女昨日对崔公公也说了，自知鄙陋，万万不敢玷辱皇家。皇上若是为了当年那事，才对我甄家赐下厚恩的话，求李公公，可否代民女转话，恳请皇上另赐恩典？”

嘉芙说完，以额触地，久跪不起。

李元贵注视着嘉芙，目色里渐渐露出一丝诧异，沉吟片刻道：“罢了，原先我还以为你不懂事乱说话，这才过来看一眼，瞧着你是知道的。既如此，回去了给你说一声，至于成不成，就看皇上意思了。”

李元贵回宫之时，萧列依旧忙碌，到了晚上，稍息之时，终于想起来，问道：“甄家那个女孩儿，你可替朕去瞧了？虽说甄家当日对胤棠有救护之功，但既立为侧妃，人才也是要略过得去的。”

李元贵便道：“启禀皇上，甄家女儿人才无碍。只是有一桩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
萧列翻着手中折子：“讲。”

李元贵道：“奴婢去见那女孩儿，听她说了一番话，奴婢学给皇上听。”说着他便把嘉芙道给他的那话，一字不漏地复述了出来。

萧列起先还翻着折子，渐渐停了下来，抬起头，面露不快，哼了声：“这么说，

她不乐意朕的这个安排？”

李元贵道：“奴婢不知，这才把话都转到皇上面前。皇上英明，瞧着办便是。一个商户家的女孩儿而已，能有多少见识？”

萧列沉吟片刻，淡淡道：“罢了，她既不愿，朕也不好勉强，明日你再走一趟，另赐些东西，把人打发回去吧。”

李元贵笑道：“皇上英明。奴婢知晓了。”

“皇上！”

殿口忽然传来一道女子声音，李元贵抬头，见周王妃一身华丽宫装，款款而来，身后一个宫女，手中端着吃食，便露出笑脸，迎上去叫了声“王妃”。

周王妃到了萧列身畔，站定，看了眼李元贵。

李元贵退了出去。那宫女将碗盏放下，也低头离去。

跟前无人了，周王妃上前柔声道：“皇上，昨夜你没回寝宫，我听胤棠说，你批阅折子到天明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瞧瞧你，你先歇歇，用些吃的可好？”

说着她到他身后，为他慢慢揉肩。

萧列笑道：“劳你挂心了。新朝甫定，事情难免多了些。等忙过这段时日，朕便会空。近日你身子既不妥，先回寝宫歇息吧。迟些，今日折子看完，朕便回去。”

周王妃慢慢吐出一口气，收了手，笑道：“那我先回了。皇上你也不可太过操劳。”

萧列含笑点头，目送她的身影渐渐离开，低头之时，周王妃忽然又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。

“皇上，非我故意偷听，而是方才恰好来到殿前，无意听到了几句。那个甄家女儿，实在有些不识抬举，仗着当日送胤棠出了趟城，竟这样不把皇家放在眼里！皇上怎还纵着她？”

萧列抬头，瞥了她一眼，淡淡道：“那依你之见，应当如何？”

周王妃道：“她这是抗旨不遵！不必立她做我儿子侧妃了，她不做，多的是人想做。投她到浣衣局里，过几天再看看，我不信她还敢如此胆大包天目中无人。”

萧列皱了皱眉：“罢了，民间之女，不懂规矩，何必和她如此计较。此事就这样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“皇上！”

周王妃还待开口，李元贵匆匆进来，躬身道：“皇上，裴老夫人来了，求见皇上。”

萧列一愣，道：“老夫人人在哪里？”

“还在华阳宫门口等着。”

萧列立刻投笔，站了起来：“快，将她老人家迎进来！”

李元贵行至华阳门畔，看到一个着命妇全服的老妪身影立在宫门之外，宫灯拖出了地上的一道静静身影，他忙一步上前，跨出那道高高的门槛，笑着说道：“让老夫人久等了，是老奴的罪！老夫人快请进。”

他说话间，两个小太监已抬了一顶坐辇，飞快跟上来，矮身放了下来。

“老夫人，皇上这些时日还在西苑安置着，过去有些路。老夫人请上辇，让小的们送你。”

老夫人朝李元贵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劳烦李公公了，多谢周到。只是老身腿脚还好，且皇宫大内，岂敢僭越？烦请李公公引路，老身自己走去便是。”

李元贵又劝了两句，见她执意不上辇，只好叫小太监抬着在旁跟从，自己亲自提灯，一路引着裴老夫人入西苑门，穿过芭蕉园，最后来到承光殿。

周王妃已去了，萧列在外殿等着，一听到外头起呼声，转身便迎出去，见一华发老妪手拄拐杖，被李元贵虚扶着走了过来。

虽已多年未见，比他印象中的模样苍老了许多，但他依旧一眼认了出来，正是裴老夫人。萧列几步并作一步跨下殿阶，不悦地道：“不是叮嘱了，请老夫人坐辇而入吗？”

未等李元贵开口，裴老夫人已道：“多谢皇上体恤。皇上勿怪李公公，是老身不好失礼。”说着，她便向萧列行叩拜之礼。

萧列箭步上前托住了，道了声“免礼”，亲自搀扶着她上了殿阶，引入内殿。

不待吩咐，李元贵已搬来一张绣椅，裴老夫人再三地让。

萧列诚挚地道：“朕至今记得幼年之时，生母早逝，老夫人待我亲厚如己，忽忽数十年过去，身边物是人非。朕如今有幸得以再次归京，前些日便想去见老夫人了，



只是诸事缠身，一时不得脱身，便想先等右安回来。不想朕未去，老夫人竟先来看朕了，实在是朕的不是。老夫人若执意不坐，朕也陪老夫人同立便是。”说完，他使命李元贵将自己的座椅撤去。

裴老夫人这才虚坐下去。

萧列问她身体，又问府中情况。

裴老夫人道：“承皇上记挂，老身身子还好，就是我的儿孙，先前不分是非，跟着旁人一道，给皇上添了不少麻烦，皇上宽仁，不予计较，老身感激不尽。”

萧列攻入京城，被拥立上位后，行宽赦之策。前朝的旧臣，除顺安王的亲信之外，剩余之人，只要呈上拥戴贺表，便毋论旧过，一概免罪。

譬如周兴、裴荃之流，武定起事之初，为和萧列撇清干系免遭牵连，曾上表斥责他为乱臣贼子。如今萧列上位，这些人又第一时间再次上表陈情，称先前乃受了胁迫，这才发了违心之语云云。

裴修祉更是如此。先前为了挣功，瞒着裴老夫人，请命领军对抗武定军，各种阻拦，奈何最后关头没守住城池，弃城逃走的路，被萧胤棠所俘。萧列入京后，萧胤棠转呈了裴修祉写下的悔过书，称他痛悔不已，愿意效忠新帝，请求从轻发落。

其实便是没有萧胤棠从中求情，萧列也无意为难裴家子孙，很快予以赦免，放他归家，只夺了那个他得来还没多久之国公头衔，以示惩戒。

裴老夫人说着，再次起身，要向萧列谢恩，萧列再扶她入座，喟叹了一声：“老夫人无须介怀，朕并非不明事理之人。当时情况，谁人不是被迫。倒是朕有些愧对老夫人，刚入京城，便收了二公子的爵衔。朕也是难做，毕竟二公子曾伤我部下，若如此，难以服众。但老夫人放心，裴家为大魏立过功勋，公爵之衔，依旧保留，日后择机，自会再封予裴氏子孙。”

裴老夫人道：“皇上言重了！他如今正在家面壁思过。铸下如此弥天大错，皇上留他性命，已是天大的恩情，老身感激不尽，怎还会有别念？”

“老夫人向来明理，不怪朕，朕便放心了。叫他先安心下来，往后多的是机会再去报效朝廷。”

裴老夫人道谢，萧列又说了几句，察言观色：“老夫人可是有事？若有，只管讲

来，但凡朕能做到，必定无所不应。”

裴老夫人笑道：“既被皇上瞧出来了，老身便说了。实不相瞒，老身此行，乃为长孙右安的婚事而来。”

萧列一愣，随即大喜：“右安前些时日受朕所遣，去往乌斯藏定乱，这几日应也快回了。但不知老夫人为他定的是哪家女儿？快快道来，朕愿出面，好生操办！”

老夫人道：“多谢皇上美意。不是别家，正是泉州甄家的女儿，名唤嘉芙。她也不是外人，恰是老身次媳的外甥女，论起亲戚，也是右安表妹。”

萧列迟疑了下：“这个甄家，可是前两日刚随福建巡抚高怀远入京的那个甄家？”

老夫人笑道：“正是。”

萧列愣了。

老夫人神色自若。

“皇上有所不知，甄家女儿小时起，便时常来老身跟前走动，右安打小就认识她了，只是老身一直不知右安对她的心意而已。直到去年，皇上被迫兴兵之际，老身收到了右安一封手信，这才知道，他竟系情于甄家表妹已久，只是当时颠沛，效力皇上于鞍前马后，无暇顾及儿女之事。他再三恳求，叫老身务必替他上心，等到合适时机，便代他向甄家提亲。如今大事终于落定，老身听闻，甄家人这两日跟随福建巡抚进了京，内中便有甄家女儿，似是皇上的意思。老身也不知皇上召她入京所为何事，本想径自去问甄家人的，又怕甄家人有所不便。皇上也知，右安自小知事，这么多年了，从未要老身为他做过什么，独此一事，故老身记挂着他当日嘱托，仗着从前在皇上跟前得的那么一点老脸，贸然入宫求见。

“不知皇上召甄家女儿入京，所为何事？若与右安婚事无冲，则老身也好放下心，尽快去替右安向甄家提亲。毕竟右安已不小了，老身亟盼他能早日成家，安定下来。”

老夫人说完，含笑望着萧列。

萧列定了片刻，方如梦初醒，霍然站起：“朕先前不知右安和甄家女儿竟有如此渊源！老夫人放心，朕此次召甄家人入京，并无别事，只是从前甄家曾有恩于胤棠，朕为赏赐甄家而已，和右安婚事，无半点不便！”

裴老夫人便道谢。

萧列感慨：“不瞒老夫人，从前还在武定时，朕便数次问过右安婚事，盼他能早日成家，他却屡屡推托，朕也是无可奈何。右安多年随朕，为朕立下汗马功劳，如今逢了喜事，朕又岂能不赏？朕不但要为他赐婚，更要风光大办！老夫人放一万个心便是！”

裴老夫人起身告退，萧列亲自送她出了西苑，回来后，依旧坐于案后，渐渐却出起神来，随后召入李元贵，问起甄家女儿。

李元贵道：“那女孩儿生得颇为周正，举止落落，说的话，奴婢先前已转到皇上面前了，皇上自可定断。若还不放心，奴婢可将她召入宫中，皇上看了便知。”

萧列起先点头，想了下，又摇头。

“右安既钟情于她，又岂会差到哪里去，叫来叫去，怕吓到她，罢了。”

李元贵一本正经地道：“皇上放心，奴婢若有半句不实，到时候皇上砍了奴婢的脑袋就是。”

萧列哈哈大笑。

他许久没有如这一刻般欣慰，心中犹如放下了一块石头，却又隐隐有些遗憾。

到了裴右安这样的年纪，于寻常男子而言，早已成家，他却始终形单影只，也不要女子留在身边照顾起居，如今终于有了着落，萧列岂不欣慰？

只是欣慰之余，想到他在自己面前只字不提，也是今日裴老夫人寻来自己才知。若非那甄家女儿起先拒婚，自己险些铸错，萧列未免又觉心中遗憾。

笑过后，他渐渐又出起神，忽道：“去把世子唤来。”

李元贵出去，一盏茶的工夫，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萧胤棠入内，向萧列下跪，口称父皇。

萧列命他起身。

萧胤棠道：“父皇，儿臣正想来见父皇。这些日，儿臣奉命，一直在忙于整顿五军事务，今日方理出些眉目，将五府所属都司、卫所官旗军人数额统计完毕，名册共计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七十三员，实际不过半数而已。具体情由，儿臣将尽快写入折中，以供父皇御览。”

萧列点头：“可见本朝从前弊端甚多，往后任重道远。你辛苦了。”

萧胤棠道：“为父皇分忧，本就是儿臣之责，况且，儿臣也没做什么，何来辛苦。倒是父皇，明日便是登基大典了，父皇这些时日又日理万机，今夜当早些歇息，养足精神才好。”

萧列含笑：“朕知道。胤棠，朕叫你来，是因有件事和你有关，和你说一声。”

“父皇有话，但请吩咐。”

萧列点了点头。

“前些时日，凤桐来见朕，说你从前受过泉州甄家之惠，她想将甄家女儿立为侧妃，以为报答。朕先前不知内情，以为妥当，便答应了，今日才知有所不便。甄家原是裴家表亲，他家女儿，与右安有青梅竹马之谊，且先前也有过口头婚约，只是碍于战事，这才耽搁了。先前不知便罢，这会儿知道了，岂能错牵姻缘？故朕改了主意。甄家对你有恩，自当报答，朕改赐别的赏赐便是了，此事作罢，往后不议。”

萧胤棠神色略僵。

萧列注视着他，片刻后，缓缓道：“怎的，关于此事，你还另有话要说？”

萧胤棠和父亲对视，见他望着自己，似是若有所思，立刻垂下眼睛，恭敬地道：“儿臣听凭父皇安排。父皇说得是，对甄家，另行赏赐便可。”

萧列凝神片刻，缓缓道：“极好。明日登基大典完毕，朕便册立你为太子，着礼部操办你与凤桐大婚，至于侧妃，若有合适之人，朕也会替你留意。”

次日，便是新帝的登基大典。

新朝定年号昭平，将始于次年元日。是年，则沿袭少帝在位时的年号，为承宁七年六月廿六日。

这一日，三更，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便抵寰丘。五更，九卿，京城七品、外省四品以上官员，亦全部抵达，肃穆列于寰丘两侧。万余校尉力士，沿着皇宫往皇城北门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开出通往寰丘的蹊道。无数民众，则候跪于蹊道两旁，只等吉时吉刻，迎接新皇出宫，举行告天祭礼。

据钦天监所定，新皇当于巳时整出宫，巳时三刻抵寰丘，随后告祭礼。

此刻距离巳时出发，只剩两刻钟了。

萧列身着帝王冕服，龙威燕颌，天子威范，叫人不敢直视。他还留在承光殿中，随驾的礼部尚书张时雍和太常寺卿卢齐见他坐于座中，凝神不动，似是在等什么人，心里疑惑，相互望了一眼。

又过去半刻钟，张时雍正想出言提醒时辰，殿外忽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，萧列转头，见崔银水一溜烟跑了进来，刺溜一下，双膝滑跪于金砖地面，喜形于色。

“启禀皇上，裴大人回京复命了！人就在殿外候着！”

皇帝立刻起身，眉头舒展，目露微微喜色。

“快传！”

崔银水哎了一声，又飞快出去。片刻后，伴随着一阵沉稳的脚步声，张时雍和卢齐看见一个年轻男子，身影穿过斜斜射入承光殿殿门的一片朝阳，踏入殿槛。

他似是长途跋涉而归，风尘仆仆，眉宇间犹带着披星行路的淡淡倦色，双目却明亮有神，皎如明月，穆如清风，大步行来。

这样的风采，整个大魏朝堂，十年之间，除了当年那位曾名动京华的少年卿相裴右安，还会有谁？

虽多年未见，当年翩翩少年，如今也成青年男子，但张时雍和卢齐还是一眼认了出来，惊呆之余，心中也立刻明白了。

新帝今朝在等的人，终于到了。

裴右安随萧列转入后殿，立刻向他下拜，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平身后，道：“臣昨日行至京畿，听闻今日是皇上的登基大典，便连夜赶路。今晨才入城门，校尉又告知，说得过皇帝的吩咐，若见了臣，命即刻入宫，臣怕耽误皇上的吉时，衣容也来不及整，有失仪之处，还请皇上恕罪。”

萧列握住他的肩膀，欣喜道：“朕便知道，你定能及时赶到！路上如何？”

“幸不辱命，归途亦一路顺利，多谢皇上记挂。请皇上容臣一夜，明早便呈上奏折，详述此行经过。”

“你好生歇息，不必这么着急，迟几日也是无妨！”萧列抚慰道。

殿外隐隐传来钟声，离皇帝出宫祭告寰丘，又近了一刻。

“右安！”

裴右安正要出言提醒，萧列忽唤了他一声，神色凝重。

“皇上请吩咐。”裴右安道。

萧列在殿内缓缓踱了数步，停住。

“右安，这皇位，朕本想留空，若他日有少帝消息，便归他所有。奈何当日，文武百官苦谏不止，朕难以推托。你不会对朕登基持有异见吧？”

萧列说完，双目紧紧望着裴右安。

裴右安微微一笑，恭敬地道：“皇上，臣人虽在路上，但也读过张贴于城门前的‘万民请愿书’，上有一句，‘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’，臣以为赞。古之圣贤便知，天下非一人天下，乃社稷万民共扶之。皇上如今秉从天意，登基临朝，日后临下有赫，选贤用能，若四海升平，黎民安乐，臣为何心怀异见？”

萧列登时目光炯炯，哈哈笑道：“朕便知，右安乃朕之肱骨也！朕已为你备好礼服，你去换上，随朕同往襄丘，见证朕今日之登基！”

裴右安谢恩，要退出时，又被叫住。

萧列笑道：“还有一事叫你知道，泉州甄家女儿此刻人在京中。昨夜你的祖母见朕，代你求娶于她，朕许了，赐婚不日便下，你可称心了？”

裴右安目光微微一动，顿了顿，道：“臣称心。臣谢过皇上厚爱。”

他的语气，恭恭敬敬。

萧列赐给裴右安的礼服，是为八梁佩玉冠、青缘赤罗裳、革带佩绶、白袜黑履。

这是大魏朝最高的王公级别的礼服。

当日，裴右安随新帝现身在襄丘祭礼之上，见证了大魏一个新朝的开端，也以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，在时隔多年之后，回归视野，再次出现在朝堂之上。

襄丘告祭归来，副通赞官引文武百官入丹墀，向北分立，向宝座上的萧列行三跪九拜之礼。一番繁文缛节完毕后，礼部派遣官员，册立周王妃为皇后，世子萧胤棠为太子。

至此，登基礼完成。

第二天，礼部同时又下了两道诏书。

第一道是关于太子和章凤桐的大婚诏书。

第二道是为卫国公府长子裴右安和泉州甄家之女甄嘉芙的赐婚诏书。

消息传开，曾经数年间门庭冷落的卫国公府，从早到晚，登门恭贺的人络绎不绝，门槛险些要被踏断。而甄家那座在京城里原本毫不起眼的宅邸，转眼也变成了关注的焦点。

两道诏书的婚期，定在同日，次月十六，由礼部和光禄寺合力操办。

深夜，裴右安才摆脱诸事，终于踏入卫国公府的大门。

到了此刻，国府里依旧灯火通明，无人睡去。阖府上下，全在等着他的归来。

一年多未见，裴荃和孟二夫人带着儿子裴修珞迎他。夫妇二人笑容满面，诸多殷勤，裴修珞执弟之礼，恭恭敬敬，一脸敬仰。

辛夫人也没歇下，露面之时，亦一脸的笑，但脂粉也掩不住她面庞深处透出的菜色。

裴右安执子礼，毕，她道：“一家人都在盼你回呢。就是你二弟，最近染恙，晚间吃了药，撑不住想是睡了过去，要不，我叫人唤他出来见你……”

裴右安道：“二弟好生养病便是，不必惊动。”说着，他转向闻声而出的玉珠，“祖母可睡下了？”

玉珠唤了声“二爷”，到了近前，笑着向裴右安见礼：“老夫人还没睡。”

“已是不早，竟累母亲、叔父、叔母等我至此刻，全是右安之过，请各自及早安歇为宜。”

裴荃夫妇知他要去见老太太了，笑着点头。

辛夫人望着那个离去的背影，笑意渐渐僵住。

“嫂子福气。右安是如今皇上跟前的红人，修祉的爵衔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往后嫂子你啊，等着享福吧！”

孟二夫人笑吟吟地道，看着辛夫人。

辛夫人觉察出了自己妯娌隐藏在笑容之下的真实心情。

她就像是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一条毒蛇，一定早知道了些什么，讥笑她、鄙夷她，



幸灾乐祸，只是这个狡猾的女人，平日的表面功夫做得十足罢了。

想到自己儿子正遭受到的耻辱，辛夫人浑身发抖，恨不得扑上去将这女人的一张伪善面皮给撕扯下来。

但她什么也不能做。

她的指甲深深地掐入手心，却丝毫不觉疼痛，目光游移着，有些魂不守舍，勉强笑着，口中说道：“是啊，真好……”

裴右安跪在裴老夫人面前，向她磕头。

祖孙上回见面，还是老夫人大寿那次，一转眼，时移世易，天翻地覆。

这座宅邸里的人，命运更是起落如潮。

前一分尚雨打飘萍，下一刻便浓墨重彩。人生如戏，想来大抵不过如此。

再次见到长孙跪于膝下，这个老奴，无疑是欣喜而激动的，但很快，便稳住了情绪，视线掠过他身上那套尚未脱下的载满荣华的赐服。

裴右安仰面道：“孙儿央求祖母之事，中间诸多牵扯，孙儿也知，必会令祖母为难。纵然如此，祖母却还为孙儿达成了心愿。孙儿愧疚之余，万分感激！”

这一年多来，裴右安人虽距离泉州万里之遥，却始终守着从前对嘉芙所许的诺言，甄家暗留有他的人。福建巡抚带着圣旨来到甄家，随后携嘉芙入京，一行人还在路上之时，消息便递到了裴老夫人的面前。

那是裴右安给自己祖母早早预留下的一封信。

信中说，他欲娶甄家女儿为妻，只是身不由己，飘零在外，倘若祖母见到这封信，那便是他不能护她周全之际，恳请祖母务必出手相助。

老夫人注视着裴右安，起先没有开口，良久，慢慢地道：“右安，这事，你确实是叫祖母为难了。甄家和你二弟曾有议亲过往，如今换你来娶，虽有些不便，但也不算什么过不去的大事儿。真正不好过的，是她牵涉太子。你要和太子夺人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祖母起先不想应承你的……”

她的声音渐低，出神片刻，目光萧索，仿佛陷入什么往事的回忆。

“祖母活到今日，见过的事，也不算少了。福不是福，祸想来未必便是祸。你幼



起知事，并非不知轻重之人，从小到大，更是见你第一次求祖母为你做事，还是你的婚姻之事。既向祖母开了这口，祖母又怎忍得下心，不去成全你？”

她喟叹了一声。

裴右安眼底蕴了微微泪光，叩头道：“孙儿任性了，幸而祖母厚爱，方得成全。”

裴老夫人唇边露出笑容，伸手停在孙儿凑过来的脑袋上，爱怜地抚摩了片刻，命他起身。

裴右安起来，扶她往内室去，到了床边坐下，像从前那样，蹲下身去，为她除鞋。

裴老夫人望着，忽似不经意地道：“右安，我记得祖母上次过寿之时，你和表妹还颇为生疏，何以如今便非她不娶了？”

裴右安手微微一顿，随即除下鞋，轻轻放在地上，扶着老夫人躺了下去。

“祖母，你有所不知，那时起我便对表妹一见倾心，只是当时诸多不便，如何能叫祖母得知？只能埋藏心底罢了。”

老夫人注视着他，一时倒辨不出他这话是由衷之言，抑或搪塞之辞。摇了摇头。

“罢了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从小到大，事情都闷在心里……”

她说了半句，打住了，望着孙儿，目光越发慈和。

“阿芙那孩子，祖母本就喜欢的。这回皇上起先立她为太子侧妃，她也不愿，想必也是出于和你同心。你娶了她回来，往后便和她好生过日子吧，祖母对你，是放心的。”

裴右安微笑应好，替老夫人盖好被，方轻轻出去。

新帝登基，封赏随于武定的诸多旧日臣将。

裴右安以功，官居尚书台右丞，加封超品秩上柱国荣勋，兼东阁大学士，朝夕左右奉侍帝于左右。

他本就一身昼锦之荣，令人眼热不已，如今不但得上赐婚，还特恩许与太子同日大婚，这样的荣恩，本朝立朝以来，实在前所未有的，在皇帝眼中，他的地位，不言而喻。唯独对于将他婚期安排成和太子同日大婚一事，礼部以为不妥，特意上言。裴荃也代侄儿上表谢恩，但请求另行改期，以避僭越之嫌。